

中国散文学会重点文学工程

中国散文大系

旅游卷 ①

Department of Chinese prose

石 英 主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散文学会重点文学工程

中国散文大系

旅 游 卷 ①

Department of Chinese prose

石英主编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散文大系·第2辑,旅游卷:全6册/石英主编.

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2.11

ISBN 978-7-5059-7908-6

I. ①中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52032号

书 名	中国散文大系·第2辑
编 选	中国散文学会
特邀编辑	胡锋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卞正兰
印 刷	廊坊市安次区码头镇长岭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印 张	258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908-6
定 价	580.00元(6册) (全套1960.00元<20册>)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出版说明

中国是一个散文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，素有散文之邦的美誉。散文名家辈出，优秀作品更是层出不穷，其独特的美学特质和美学艺术成为中国文学的奇葩。

《中国散文大系》是一套根据当代散文创作思想而全面整理中国散文的大型系列丛书，该系列是立足当代，从散文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提出来的。是自2010年中国散文学会编辑出版《中国散文家大辞典》和《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》之后的又一大型文学工程。《大系》力求网罗当代散文创作的主要成果，从当代散文创作的各种角度，重新梳理中国散文作品创作，从中总结可能存在的某些规律，并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当代散文资料体系和阅读文库，以展现其散文的丰富内涵和多彩面貌，并从不同的创作题材和角度学习、欣赏，互相借鉴、提高，从而推动当代散文的繁荣与进步。

《大系》从“抒情”、“旅游”、“军旅”、“叙事”、“景物”、“哲理”、“女性”等方面进行分类选编，因受人力、物力等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，很难一次性全部与读者见面。在此深感歉意。同时，我们将在适当的条件下陆续选编出版其他类型选本。本次选编的《抒情卷》在2000位初选作家中经多次审核最终选收了1255位作家的作品；《旅游卷》选编了931位作家的作品；《军旅卷》选编了230位作家的作品；《女性卷》选编了628位作家的作品；其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手法各异，真可谓百花齐放，异彩纷呈。阅读这些作品读者定能从中得到丰富的思想营养和艺术享受。

此次编选工作由中国散文学会具体负责，北京文海书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进行选题策划及出版工作。在以会员为主体的情况下，选编了部分名家的作品，因考虑会员较多，散文创作队伍庞大，且成书容量有限，我们只能采取自愿入编的原则。即使这样，《大系》选编作品总体上能够代表当代散文创作的全貌。当然，《大系》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，我们将在下一次编纂中进行改正。

《中国散文大系》编辑室

2012年10月30日

目 录

五峰游记·····李大钊	1	香 溪·····菡 子	86
烟霞余影·····石评梅	3	善卷游·····艾 煊	89
且说黄山·····吴冠中	8	香溪月·····杜 宣	91
黄海游踪·····苏雪林	10	西湖的雪景·····钟敬文	94
庐山游记(节选)·····胡 适	16	镜泊湖之夜·····徐怀谦	98
庐山面目·····丰子恺	19	湖 殇·····素 素	100
香山的红叶·····叶君健	22	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·····朱自清	102
峨眉山下·····郭沫若	25	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·····俞平伯	107
天目山中笔记·····徐志摩	27	曲阜孔庙·····梁思成	111
庐 山·····黄炎培	30	烟雨醉翁亭·····何 为	114
扇子崖·····李广田	34	昭君墓·····郑振铎	116
高高的天子山·····碧 野	39	敦煌游记·····张恨水	118
直薄峨眉金顶记·····徐 迟	42	阳关雪·····余秋雨	121
崂山绛雪·····叶 楠	46	醉翁亭随想·····王西彦	124
峨眉山上的景物·····许钦文	49	观莲拙政园·····周瘦鹃	129
漫游小五台·····侯金镜	53	天坛幻想录·····秦 牧	131
庐山纪游·····曹聚仁	59	正定三日·····铁 凝	134
羞女山·····叶 梦	67	蒲松龄故居漫笔·····马瑞芳	138
趵突泉·····老 舍	70	兵马俑前的沉思·····韩小蕙	142
秋光中的西湖·····庐 隐	72	山庄湖色·····郭秋良	146
洱海一枝春·····曹靖华	77	周至仙风·····周 明	148
桐庐行·····柯 灵	80	达摩的影子·····苏 晨	150
游了三个湖·····叶圣陶	82	来桃花峪寻鸿沟·····韩 露	153

中国散文大系（当代卷）

朱自清故居·····	尧山壁	155	总想为你唱支歌·····	吕锦华	246
昏黄午后的明祖陵·····	任 蒙	157	前窗观雨后窗望雪·····	王宗仁	249
青藤书屋小记·····	公 刘	162	蚩尤寨·····	桑 原	251
忆卢沟桥·····	许地山	164	凭栏悄闻江水声·····	红 孩	253
春日游杭记·····	林语堂	166	蒙古长调·····	徐 迅	257
再游北戴河·····	陈衡哲	169	难舍蓬安·····	王玉芳	259
北海浴日·····	陈学昭	172	僻疆小村悟语·····	如 月	261
钓台的春昼·····	郁达夫	174	天府跽音·····	宋曙光	263
游了佛国·····	巴 金	179	风从海上来·····	刘水清	265
青 岛·····	闻一多	183	驻足娄山关·····	邓洪平	267
海南杂忆·····	茅 盾	185	杭州杂记·····	黄 裳	269
内蒙访古（节选）·····	翦伯赞	188	威尼斯·····	邹韬奋	273
巴东三峡·····	刘大杰	192	尼加拉瀑布·····	梁实秋	275
在福建游山玩水·····	施蛰存	195	曼哈顿街头夜景·····	丁 玲	277
天 涯·····	吴伯箫	199	多变的莱梦湖·····	刘海粟	279
画山绣水·····	杨 朔	201	在澄蓝碧绿之间·····	柯 岩	282
桂林山水·····	方 纪	204	走进纽约·····	刘成章	285
天 池·····	刘白羽	209	湖神回来了·····	石一宁	290
大佛岩·····	艾 芜	211	祁连雪·····	王充闾	293
您好，延安！·····	魏 巍	212	闽江映象·····	张胜友	296
雄关赋·····	峻 青	215	鹿回头夕照·····	肖 凤	300
井冈翠竹·····	袁 鹰	219	漓江揽胜·····	罗德华	303
九寨沟纪行·····	林 非	221	桐梓之行·····	陈吉杨	305
天下黄河一壶收·····	石 英	227	青海散记·····	王 剑	310
夜宿泉州·····	郭 风	229	绣江悠悠千古情·····	韩庆梅	313
长岛观日出记·····	吴祖光	231	韶山鸟笛·····	崔 武	317
大连印象·····	柳 萌	234	走进“农耕村”·····	张新华	319
河西走笔（节选）·····	杨闻宇	237	梦回洞庭·····	佘庆岩	322
绝版的周庄·····	王剑冰	239	千年的坚持·····	鲁 钊	325
北国书简·····	王英琦	241	拜谒孔子·····	吴树民	327

通道风光惹人醉·····李永安	329	神美蓬莱阁·····李文毅	404
夜游蠡湖·····郭文涟	333	鹰鸽夜话·····奚学瑶	407
下渚湖遐思·····林国强	336	傅山故里掠影·····李满喜	414
水墨西塘·····朱云彬	339	石油大庆村·····陈启兵	417
听雨武当山·····陈于晓	342	轻舟一曲赤城湖·····田老泉	421
藤州那山那水·····刘 峰	344	柚花飘香·····胡贤翼	422
束河古镇·····马晓燕	347	绚丽多姿、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···梁 赐	425
徒步之旅·····曾 之	349	厚德华章·····陶洪仁	430
寻访一座历史小院儿·····迟智勇	351	登高，好一幅风景画·····罗启然	433
宁静的沱江·····阎 刚	354	驴子孝·····胡 杨	435
古城与大海·····侯明祥	356	赤裸山水间·····宋甫谋	436
在俄罗斯，致敬有三·····褚半农	360	夜听涛声·····王庆高	438
滇行记·····孟宪歧	364	楠溪江歌游·····马 力	441
闹市寻幽走浏河·····罗金华	372	衡山三题·····刘 浪	446
玉龙雪山·····李晓斌	375	江界河波涛翻滚·····常 江	448
品味客家土楼·····黄兆森	377	沂水地下画廊纪行·····鲁 芒	450
范仲淹与名城镇江·····王汝斌	382	胃肠里的江南记忆·····苏 莉	453
龙江秀美奇三峡·····赵日新	384	大理印象·····王文茂	456
武夷山水一壶茶·····王 瑛	388	无眠上海夜（外一篇）·····雪 菲	459
沙漠背后的城市·····周铁株	390	游龙门·····袁志国	462
印象义乌·····刘会然	392	舒婷情钟雁荡山·····贾丹华	464
中国册页·····黑 陶	394	沈从文邀我游凤凰·····蔡元康	465
太白揽胜·····秦 川	399	心虏的乌镇·····刘五福	469
流淌的金陵·····许 瑶	402		

五峰游记

李大钊

我向来惯过“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”的日子，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。

我们那晚八时顷，由京奉线出发，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，到滦州车站。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军，停军不发，拿十九信条要挟清廷的地方。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，以众寡不敌失败，营长施从云王金铭，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。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。

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，紧靠着横山。横山东北，下临滦河的地方，有一个行宫，地势很险，风景却佳，而今作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方。

由横山往北，四十里可达卢龙。山路崎岖，水路两岸万山重迭，暗崖很多，行舟最要留神，而景致绝美。由横山往南，滦河曲折南流入海，以陆路计，约有百数十里。

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，顺流而南，两岸都是平原。遍地的禾苗，都是茂盛，但已觉受旱。禾苗的种类，以高粱为多，因为滦河一带，主要的食粮，就是高粱。谷黍豆类也有。滦河每年泛滥，河身移从无定，居民

都以为苦。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，虽有时受害，而大体看来，却很富厚，因为它的破坏中，却带来了很多的新生活种子，原料。房屋老了，经它一番破坏，新的便可产生。土质乏了，经它一回滩淤，肥的就会出现。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，新生活创造者。可惜人都是苟安，但看见它的破坏，看不见它的建设，却很冤枉了它。

河里小舟漂着，一片斜阳射在水面，一种金色的浅光，衬着岸上的绿野，景色真是好看。

天到黄昏，我们还未上岸。从舟人摇橹的声中，隐约透出了远村的犬吠，知道要到我们上岸的村落了。

到了家乡，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。正有“绑票”的土匪，在各村骚扰。还有“花会”照旧开设。

过了两三日，我便带了一个小孩，来到昌黎的五峰。是由陆路来的，约有八十里。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，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，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杀。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。

五峰是碣石山的一部，离车站十余里，

在昌黎城北。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。

车不能行了，只好步行上山。一路石径崎岖，曲折的很，两旁松林密布。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，筑在山上，大概窗前都有果园。泉水从石上流着，潺潺作响，当日恰遇着微雨，山景格外的新鲜。走了约四里许，才到五峰的韩公祠。

五峰有个胜境，就在山腹。望海，锦绣，平斗，飞来，挂月，五个山峰环抱如椅。好事的人，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祠。下临深涧，涧中树木丛森。在南可望渤海，碧波万顷，一览无尽。我们就在此借居了。

看守祠宇的人，是一双老夫妇，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，却很健康。此外一狗，一猫，两只母鸡，构成他们那山居的生活。我

们在此，找夫妇替我们操作。

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。煮饭烹茶，都从那里取水。用松枝作柴，颇有一种趣味。

山中松树最多，果树有苹果，桃，杏，梨，葡萄，黑枣，胡桃等。今年果收都不佳。

来游的人却也常有。但是来到山中，不是吃喝，便是赌博，真是大煞风景。

山中没有野兽，没有盗贼，我们可以夜不闭户，高枕而眠。

久旱，乡间多求雨的，都很热闹，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。

昨日山中落雨，云气把全山包围。树里风声雨声，有波涛澎湃的样子。水自山间流下，却成了瀑布。雨后大有秋意。

烟霞余影

石评梅

一 龙潭之滨

细雨蒙蒙里，骑着驴儿踏上了龙潭道。

雨珠也解人意，只像沙霰一般落着，湿了的是崎岖不平的青石山路。半山岭的桃花正开着，一堆一堆远望去像青空中叠浮的桃色云；又像一个翠玉的篮儿里，满盛着红白的花。烟雾迷漫中，似一幅粉纱，轻轻地笼罩了青翠的山峰和卧崖。

谁都是悄悄地，只听得蹄声。回头看芸，我不禁笑了，她垂鞭踏蹬，昂首挺胸的像个马上的英雄；虽然这是一幅美丽柔媚的图画，不是黄沙无垠的战场。

天边絮云一块块叠重着，雨丝被风吹着像细柳飘拂。

远山翠碧如黛。如削的山峰里，涌出的乳泉，汇成我驴蹄下一池清水。我骑在驴背上，望着这如画的河山，似醉似痴，轻轻颤动我心弦的凄音；往事如梦，不禁对着这高山流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！

惭愧我既不会画，又不能诗，只任着秀丽的山水由我眼底逝去，像一只口衔落花的

燕子，飞掠进深林。

这边是悬崖，那边是深涧，狭道上满是崎岖的青石，明滑如镜，苍苔盈寸；因之驴蹄踏上去一步一滑！远远望去似乎人在峭壁上高悬着。危险极了，我劝芸下来，驴交给驴夫牵着，我俩携着手一跳一窜的走着。四围望不见什么，只有笔锋般的山峰像屏风一样环峙着：涧底淙淙流水碎玉般声音，好听似月下深林，晚风吹送来的环珮声。

跨过了几个山峰，渡过了几池流水，远远地就听见有一种声音，不是檐前金铃玉铎那样清悠意远，不是短笛洞箫那样凄哀情深，差堪比拟像云深处回绕的春雷，似近又远，似远又近的在这山峰间蕴蓄着。芸和我正走在一块悬岩上，她紧握住我的手说：

“蒲：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我莫回答她：抬头望见几块高岩上，已站满了人，疏疏洒洒像天上的小星般密布着。莘在高处招手叫我，她说：“快来看龙潭！”在众人欢呼声中，我踟蹰不能向前：我已想着那里是一个令我意伤的境地，无论它是雄壮还是柔美。

一步一步慢腾腾的走到苹站着的那块岩石上，那春雷般的声音更响亮了。我俯首一望，身上很迅速的感到一种清冷，这清冷，由皮肤直浸入我的心，包裹了我整个的灵魂。

这便是龙潭，两个青碧的岩石中间，汹涌着一朵一片的絮云，它是比银还晶洁，比雪还皎白；一朵一朵的由这个山层飞下那个山层，一片一片由这个深涧飘到那个深涧。它像山灵的白袍，它像水神的银须；我意想它是翠屏上的一幅水珠帘，我意想它是裁剪下的一匹白绫。但是它都不能比拟，它似乎是一条银白色的蛟龙在深涧底回旋，它回旋中有无数的仙云拥护，有无数的天乐齐鸣！

我痴立在岩石上不动，看它瞬息万变，听它钟鼓并鸣。一朵白云飞来了，只在青石上一溅，莫有了！一片雪絮飘来了，只在青石上一掠，不见了！我站在最下的一层，抬起头可以看见上三层飞涛的壮观：到了这最后一层遂汇聚成一池碧澄的潭水，是一池清可见底，光能鉴人的泉水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不知心头感到的是欣慰，还是凄酸？我轻渺像晴空中一缕烟线，不知是飘浮在天上还是人间？空洞洞的不知我自己是谁？谁是我自己？同来的游伴我也觉着她们都生了翅儿在云天上翱翔，那淡紫浅粉的羽衣，点缀在这般湖山画里，真不辨是神是仙了。

我的眼不能再看什么了，只见白云一片一片由深涧中乱飞！我的耳不能再听什么了，只听春雷轰轰在山坳里回旋！世界什么都莫有，连我都莫有，只有涛声絮云，只有潭水涧松。

芸和苹都跑在山上照相。掉在水里的

人的嬉笑声，才将我神驰的灵魂唤回来。我自己环视了一周山峰，俯视了一遍深潭，我低低喊着母亲，向着西方的彩云默祷！我觉着二十余年的尘梦，如今也应该一醒；近来悲惨的境遇，凄伤的身世，也应该找个结束。萍踪浪迹十余年漂泊天涯，难道人间莫有一块高峰，一池清溪，作我埋骨之地。如今这絮云堆中，只要我一动足，就可脱解了这人间的樊篱羁系；从此逍遥缥缈和晚风追逐。

我向着她们望了望，我的足已走到岩石的齿缘上，再有一步我就可离此尘世，在这洁白的潭水中，冲洗一下这颗尘沙蒙蔽的小心，忽然后边似乎有人牵着我的衣襟，回头一看芸紧皱着眉峰瞪视着我。

“走吧，到山后去玩玩。”她说牵了我就转过一个山峰，她和我并坐在一块石头上。我现在才略略清醒，慢慢由遥远的地方把自己找回来，想到刚才的事又喜又怨，热泪不禁夺眶滴在襟上。我永不能忘记，那山峰下的一块岩石，那块岩石上我曾惊悟了二十余年的幻梦，像水云那样无凭呵！

可惜我不是独游，可惜又不是月夜，假如是月夜，是一个眉月伴疏星的月夜，来到这里，一定是不能想不能写的境地。白云絮飞的瀑布，在月下看着一定更美到不能言，钟鼓齐鸣的涛声，在月下，听着一定要美到不敢听。这时候我一定向深潭明月里，找我自己的幻影去；谁也不知道，谁也想不到：那时芸或者也无力再阻挠我的清兴！

雨已停了，阳光揭起云幕悄悄在窥人；偶然间来到山野的我们，终于要归去。我不忍再看龙潭，遂同芸、苹走下山来，走远了，那春雷般似近似远的声音依然回绕在耳

畔。

二 翠峦清潭畔的石床

黄昏时候汽车停到万寿山，揆已雇好驴在那里等着。梅隐许久不骑驴了，很迅速的跨上鞍去，一扬鞭驴子的四蹄已飞跑起来，几乎把她翻下来，我的驴腿上有点伤不能跑，连走快都不能，幸而好是游山不是赶路，走快走慢莫关系。

这条路的景致非常好，在平坦的马路上，两旁的垂柳常系拂着我的鬓角，迎面吹着五月的和风，夹着野花的清香，翠绿的远山望去像几个青螺，淙淙的水音在桥下流过，似琴弦在月下弹出的凄音，碧清的池塘，水底平铺着翠色的水藻，波上被风吹起一弧一弧的皱纹，里边游影着玉泉山的塔影；最好看是垂杨荫里，黄墙碧瓦的官房，点缀着这一条芳草萋萋的古道。

经过颐和园围墙时，静悄悄除了风涛声外，便是那啼尽兴亡恨事的暮鸦，在苍松古柏的枝头悲啼着。

他们的驴儿都走的很快，转过了粉墙，看见梅隐和揆并骑赛跑；一转弯掩映在一带松林里，连铃声衣影都听不见看不见了。我在后边慢慢让驴儿一拐一拐的走着，我想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能在尘沙飞落之间，错错落落遗留下这几点蹄痕，已是烟水因缘，又那可让他迅速的轻易度过，而不仔细咀嚼呢！人间的驻停，只是一凝眸，无论如何繁缛绮丽的事境，只是昙花片刻，一卷一卷的像他们转入松林一样渺茫，一样虚无。

在一片松林里，我看见两头驴儿在地上吃草，驴夫靠在一棵树上蹲着吸潮烟，梅

隐和揆坐在草地上吃葡萄干；见我来了他们跑过来替我笼住驴，让我下来。这是一个墓地，中间芳草离离，放着一个大石桌几个小石凳，被风雨腐蚀已经是久历风尘的样子。坟头共有三个，青草长了有一尺多高；四周围植松柏，前边有一个石碑牌坊，字迹已模糊不辨，不知是否奖励节孝的？如今我见了坟墓，常起一种非喜非哀的感觉；愈见的坟墓多，我烦滞的心境愈开旷；虽然我和他们无一面之缘，但我远远望见这黑色的最后一幕时，我总默默替死者祝福！

梅隐见我立在这不相识的墓头发呆，她轻轻拍着我肩说：

“回来！”揆立在我面前微笑了。那时驴夫已将驴鞍理好，我回头望了望这不相识的墓，骑上驴走了。他们大概也疲倦了，不是他们疲倦是驴们疲倦了，因之我这拐驴有和他们并驾齐驰的机会。这时暮色已很苍茫，四面迷蒙的山岚，不知前有多少路？后有多少路；那烟雾中轻笼的不知是山峰还是树林？凉风吹去我积年的沙尘，尤其是吹去我近来的愁恨，使我投入这大自然的母怀中沉醉。

惟自然可美化一切，可净化一切，这时驴背上的我，心里充满了静妙神微的颤动；一鞭斜阳，得得蹄声中，我是个无忧无虑的骄儿。

大概是七点多钟，我们的驴儿停在卧佛寺门前，两行古柏萧森一道石坡欹斜，庄严黄红色的穹门，恰恰笼罩在那素锦千林，红霞一幕之中。我踱过一道蜂腰桥，底下有碧绿的水，潜游着龙眼红鱼，像燕掠般在水藻间穿插。过了一个小门，望见一大块岩石，狰狞像一个卧着的狮子，岩石旁有一个小

亭，小亭四周，遍环着白杨，暮云里蝉声风声噪成一片。

走过几个院落，依稀还经过一个方形的水池，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，我们住的地方是龙王堂。龙王堂前边是一眼望不透的森林，森林中漏着一个小圆洞，白天射着太阳，晚上照着月亮；后边是山，是不能测量的高山，那山上可以望见景山和北京城。

刚洗完脸，辛院的诸友都来看我，带来的糖果，便成了招待他们的茶点；在这里逢到，特别感着朴实的滋味，似乎我们都有几分乡村真诚的遗风，吃完饭，我回来时，许多人伏在石栏上拿面包喂鱼，这个鱼池比门前那个澄清，鱼儿也长的美丽。看了一回鱼，我们许多人出了卧佛寺，由小路抄到寺后上山去，揆叫了一个卖汽水点心的跟着，想寻着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时，在月亮底下开野餐会。

这时候暝色苍茫，远树浓荫郁蓊，夜风萧萧瑟瑟，梅隐和揆走着大路，我和云便在乱岩上跳踉，苔深石滑，跌了不晓得有多少次。经过一个水涧，他们许多人悬崖上走，我和云便走下了涧底，水不深，而碧清可爱，淙淙的水声，在深涧中听着依稀似嫠妇夜啼。几次回首望月，她依然模糊，被轻云遮着；但微微的清光由云缝中泄漏，并不如星夜那么漆黑不辨。前边有一块圆石，晶莹如玉，石下又汇集着一池清水。我喜欢极了，刚想爬上去，不料一不小心，跌在水里把鞋袜都湿了！他们在崖上，拍着手笑起来，我的脸大概是红了，幸而在夜间他们不曾看见；云由岩石上踏过来才将我拖出水池。

抬头望悬崖峭壁之上，郁郁阴森的树林

里掩映着几点灯光，夜神翅下的景致，愈觉的神妙深邃，冷静凄淡；这时候无论什么事我都能放得下超得过，将我的心轻轻底捧献给这黑衣的夜神。我们的足步声笑语声，惊的眠在枝上的宿鸟也做不成好梦，抖战着在黑暗中乱飞，似乎静夜旷野爆发了地雷，震得山中林木，如喊杀一般的纷乱和颤噤！前边大概是村庄人家吧，隐隐有犬吠的声音，由那片深林中传出。

爬到山巅时，凉风习习，将衣角和短发都吹起来。我立在一块石床上，抬头望青苍削岩，乳泉一滴滴，由山缝岩隙中流下去，俯视飞瀑流湍，听着像一个系着小铃的白兔儿，在涧底奔跑一般，清冷冷忽远忽近那样好听。我望望云幕中的月儿，依然露着半面窥探，不肯把团圆赐给人间这般痴望的人们。这时候，揆来请我去吃点心，我们的聚餐会遂在那个峰上开了。这个会开的并不快活，各人都懒松松不能十分作兴，月儿呢模模糊糊似乎用泪眼望着我们。梅隐躺在草上唱着很凄凉的歌，真令人愁肠百结；揆将头伏在膝上，不知他是听他姐姐唱歌，还是膜首顶礼和默祷？这样夜里，不知什么紧压着我们的心，不能像往日那样狂放浪吟，解怀痛饮？

陪着他们坐了有几分钟，我悄悄的逃席了。一个人坐在那边石床上，听水涧底的声音，对面阴浓萧森的树林里，隐隐现出房顶；冷静静像死一般笼罩了宇宙。不幸在这非人间的，深碧而窄渺的清潭，映出我迷离恍惚的尘影；我卧在石床上，仰首望着模糊泪痕的月儿，静听着清脆激越的水声，和远处梅隐凄凉入云的歌声，这时候我心头涌来的凄酸，真愿在这般月夜深山里尽兴痛哭；

只恨我连这都不能，依然和在人间一样要压着泪倒流回去。蓬勃的悲痛，还让它埋葬在心坎中去辗转低吟！而这颗心恰和林梢月色，一样的迷离惨淡，悲情荡漾！

云轻轻走到我身旁，凄然的望着我！我遂起来和云跨过这个山峰，忽然眼前发现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地，我们遂拣了一块斜坡，坐在上边。面前有一棵松树，月儿正在树影中映出，下边深涧万丈，水流的声音已听不见；只有草虫和风声，更显得静寂中的振荡

是这般阴森可怕！我们坐在这里，想不出什么话配在这里谈，而随便的话更不愿在这里谈。这真是最神秘的夜呵！我的心更较清冷，经这度潭水涛声洗涤之后。

夜深了，远处已隐隐听见鸡鸣，露冷夜寒，穿着单衣已有点战栗，我怕云冻病，正想离开这里；揆和梅隐来寻我们，他们说在远处望见你们，像坟前的两个石像。

这夜里我和梅隐睡在龙王堂，而我的梦魂依然留在那翠峦清潭的石床上。

且说黄山

吴冠中

微雨中从后山云谷寺步行上北海，一路游人不绝。从山上下来的人都抱怨，说上山两天什么也没看见，弥天大雾，只能欣赏眼前的松树根和石栏杆。何不多住几天呢？他们是在会议中挤时间上山的，有期限。但也有人，他上次在黄山一星期，天天大晴天，百里见秋毫，一点雾也没有，可说看尽山石真面目，反感到有些乏味，因此这回是专程来寻雾里黄山的。没有云雾不好，全是云雾当然也不好，云雾，它是画家挥毫中的艺术手法。大自然才是大艺术家，虚虚实实，捉弄游人，诱惑游人，予游人以享受和满足，不，永不满足！放眼一望，茫茫云海浮现着墨色的山峰，千姿百态。峰峦之美多半在头顶，云层覆盖了所有的山脚、山腰，有意托出顶峰之美，以其银白衬托峰峦之墨黑，以其海浪似的横卧的波状线对比刚劲的山石垂线，抽象，抽象，抽出具象世界中的形式之美，大自然理解抽象之美，也惯用抽象手法！人们每次游黄山都获得不同美感，就是缘于大自然抽象手法的无尽表现吧！朝朝暮暮，辛苦的摄影师和画家们长年累月在守候、捕捉云雾与山峦的幻变、虚与

实的较量、抽象与具象的转化！

东边日出西边雨，秋天的黄山更是瞬息万变。登山坐爱枫林晚，老年人吃力地爬上始信峰，只能坐在石头上好好休息，慢慢欣赏脚下“红树间疏黄”的斑斓秋色；稍远处，丛丛红树和黄叶则如漫山遍野的花朵。突然乌云压来，白雾在彩谷间飞奔：团团、条条、丝丝，追逐嬉戏。雨将至，怎么办？但从那乌云的窟窿中遥望山下，明晃晃的阳光正照耀着人家白屋。雨并没有来，倒降下大雾，一片迷茫：隐隐丛山、浓淡层林，偌大的水彩画面！细看朦胧处，有人在活动，从画面比例看，人画得太大了，其实呢，人就在近处，“朦胧”将具象推向了深远！

我并不认为，欧洲中世纪哥德式教堂的建筑师是从黄山诸峰获得的启示，但你从清凉台上观望对面群峰直指天空的密集的线，令人惊叹，这与哥德式教堂无数尖尖的线在指引信士们升向天国，那感觉、感受与美感似乎正相仿佛。许多中国画家从黄山获得了美感的启示，特别是山石的几何形之间的组织美：方与尖、疏与密、横与直之间的对比与和谐。尤其，高高低低石隙中伸出虬松，

那些屈曲的铁线嵌入峰峦急流奔泻的直线间，构成了具独特风格的线之乐曲。平时并不接近中国画的朋友，游黄山后再去翻翻黄山派的画集，当更易了解画家们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。如先已看过石涛等人的作品的，那么，有心人，你在黄山中寻觅石涛等人的模特儿吧？我两次到黄山，总爱在其中寻觅石涛，正如在法国南方爱克斯的圣·维多利亚山前寻觅塞尚。

“似与不似之间”，齐白石一语道破了艺术效果的关键。大自然的雕刻家创作了无数似与不似之间的佳作。至于是佳作、杰作还是平庸之作，那主要还须从形体的形式美感方面去衡量，像不像与美不美不能等同起来。到排云亭观西海群峰，峰端犬牙交错，石头的形象有尖有方，或起或伏，其间更穿插松的姿态，构成了宏伟的线与面之交响乐。正如歌德说的：“凝固的音乐是建筑，流动的建筑是音乐。”线，从峰巅跌入深谷，几经顿挫，仍具万钧之力，渗入深邃，人称那谷底是魔鬼世界，扶栏俯视，令人腿软。谷外，一层云海一层山，山外云海海外山，大好河山曾引得多少英雄折腰，诗人歌颂！年轻人，有幸早日瞻仰祖国的壮丽；老年人，在告别人生之前，也奋力拄着拐棍前来一睹自家江山。游人挤着游人，刹那间，小小的排云亭挤得已无插足之地，人声嘈

嘈：哪里是天女绣花？仙人踩高跷？文王拉车？武松打虎？天狗……老虎的尾巴！仙人的靴子！仙女的琴！像！像！不太像！尾巴太短！大声大叫，吵吵嚷嚷，其间夹杂着欢笑、得意、惊叹，也有人因尚未看清靴子或尾巴而着急，如再认不出来，似乎这趟黄山之行便是白白糟蹋了！

我走在僻静的山径中，道旁有些较大的松树的根部主干却被竹片包裹起来，像套了靴子的腿，看不出腿的体形了，自然不好看，煞风景。我想那是为了防牛群和羊群往树干上擦痒痒吧，因我见过拴牛系马的老树上也有类似的防护，北京动物园的熊山中的树干上也有同样的防护，以防牲口对树木的摧残。但当我爬上那些险峰绝壁处，那里的奇松上也包着竹围裙，难道牛羊也会被放牧到削壁险崖吗？原来那是为了防游人刻字留言，有些名松就因被人刻字太多，凌迟而死！人们爱松，护松。“梦笔生花”的那朵花，是石隙中生长的一棵岁月悠久的苍劲的松，那里游人倒是爬不上去的，但衰老是必然的自然规律，松将死！黄山管理处曾邀请专家上去研究抢救，大概已救不活了，“梦笔生花”将只是美丽的回忆了，让下一代的游人们根据那笔，那似笔似笋的石的体形，去想像最美最别致的花朵！

黄海游踪

苏雪林

黄山是我们安徽省的大山，也可说是全中国罕有的一处风景幽胜之境。据所有黄山图志都说此山有高峰与水源各三十六，溪二十四，洞十八，岩八，高一千一百七十丈，所占地连太平、宣城、歙三县之境，盘亘三百余里。相传我们的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与容成子、浮丘公曾在此山修真养性并炼制仙丹，这座山名为黄山，是纪念黄帝的缘故。

民国廿五年夏，我约中学时代同学周莲溪、陈默君共作黄山消夏之举，遂得畅游此山，并在山中住了半个月光景。于今事隔廿余年，我也曾饱览瑞士湖山之胜，意大利阿尔卑斯峰峦林壑之奇，法班两境庇伦牛司之险，但黄山的云烟却时时飘入我的梦境。我觉得黄山确实太美了，前人曾说黄山的一峰便足抵五岳中之一岳，这话或稍失之夸诞，但它却把天下名山胜境浓缩为一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盘旋曲折，愈入愈奇，好像造物主匠心独运结撰出来的文章，不由你不拍案叫绝。

现凭记忆所及，将廿年前游踪记述一点出来。

黄山第一站名“汤口”，距汤口尚十余里，山的全貌已入望，两峰矗天，有如云中双阙，名曰“云门峰”。凡伟大建筑物，前面必有巨阙之属为其入口，黄山乃“天工”寓“人巧”的大山水，无怪要安排一个大门。那气象真雄秀极了！自汤口行五里，即入山。

我们入山后，天色已晚，投宿于中国旅行社特置的黄山旅社，一切设备皆现代化，虽没有电灯，煤气灯之光明，也与电灯不相上下。从前游黄山，第一夜宿慈光寺，或云旅社即在该寺故址，或云寺尚在，距此不远，未及往观。旅社过去十几步便是那有名的黄山温泉，天然一小池，广盈丈，深及人胸腹。温度颇高，幸有冷泉一脉，自石壁注入泉中，才将泉水调剂得寒温适度，但距冷泉稍远处，还是热得教人受不了。天下温泉皆属硫磺，黄山独为朱砂，水质芳馥可爱，相传黄帝与容成等在这里炼丹，温泉所从出之峰名炼丹峰，有天然石台名炼丹台，他们炼丹时所用炉鼎臼杵今犹存在，不过日久均化为石。温泉的朱砂味据说便由炼丹时所委弃的药渣所蒸发。我们浴罢，已疲极，吃过